



守望

我的北大五十五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守 望

——我的北大五十五年

费振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我的北大五十五年/费振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301-17818-8

I. ①守… II. ①费… III. ①费振刚—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795 号

书 名: 守望——我的北大五十五年

著作责任者: 费振刚 著

责任编辑: 马庆洲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818-8/I·226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5.75印张 233千字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题记·····	1
---------	---

一史封皮三易色

在战斗中学习和成长·····	3
我们是怎样编写《中国文学史》的·····	7
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不断前进·····	14
在战斗中学习,在群众运动中成长·····	20
北大中文系 1955 级毕业四十周年聚会纪实·····	28
《中国文学史》后记·····	35
《中国文学史》再修订后记·····	38
揭示文学发展中的内外联系·····	40
《中华文学通史》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43
当噩梦醒来时	
——写给中文系 1977 级文学专业同学·····	45

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寻思

从讨论真理标准所想到的·····	61
文学学科规划会议大会发言稿·····	65
古典文学研究的问题·····	74
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认识·····	82

我心中的典型

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	95
闻一多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111
游国恩先生学术成就评述	122
哲人日已远 典型在夙昔 ——为纪念萧涤非先生百年诞辰作	138
在纪念杨晦先生百年诞辰暨杨晦学术思想 讨论会上的讲话(提纲)	145
林庚先生的学术个性	153

与同学共勉

《全汉赋》前言	161
《汉赋辞典》后记	166
《全汉赋校注》后记	168
《怀亲诗》前言	170
《古代游记精华》前言	172
《汉魏六朝名赋诗译》序	175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总序	179
《诗经类传》后记	183
《古瓦集》读后	190
《中国文学史纲》序及后记	194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后记	198
《两汉文》前言	200
《从诗到经——论毛诗解释的渊源及其特色》序言	208
《唐诗比较研究新论》前言	211
《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序	214
《朱熹诗经学研究》序	217
《校勘学大纲》序	220
《从菩萨蛮到沁园春》序	224

《民族特色文化与行为心理定位》序	227
《淮南子考论》序	231
授予黄珮玉博士客座教授仪式上的发言稿	234
一点希望	236
北大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感言	238
《守望》读后(代后记)	马庆洲/241

题 记

“守望”一词，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赵岐注云：“同乡之田，共井之家，各相营劳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礼·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奸恶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亲睦之道。睦，和也。”

近年来，“守望”一词，又颇见于新闻、文学、文化报刊中，例如农村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只有老弱病残成为萧条家园的守望者；只有少数人守望着濒临危亡的一门技艺，或失去往昔辉煌的一项事业。《孟子》及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使用“守望”一词都是中性的，有的还使它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暖色。如今，“守望”一词的使用者，似乎赋予它更多的感伤、悲愤的冷色。时代不同了，“守望”一词的感情色彩，起了微妙的变化。

2010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到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就整整生活了55年了。在这55年间，我从一个产业工人的儿子成为中外知名大学的学生和教授，还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1998年的前后五年间，担任了中文系自建国后的第五届系主任（前四届分别为杨晦、季镇淮、严家炎、孙玉石先生），我虽然没有以此骄人，但我的内心常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也为此，我要感谢母校，感谢中文系，感谢给我以指导和帮助的众多的师友！中文系百年系庆将至，我将过去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和少量没有发表过的讲话稿、发言稿整理出来，希望能为中文系百年历史的研究提供一些亲历者的资料。书名叫《守望》，我想借此表达我对中文系历史、百年传统和未来的护卫、坚持、期待的心志。

回顾中文系的百年历史，我以为有三个辉煌时期，这就是1910年以后的中文系创立的初始时期，1937年以后的西南联大时期，1952年以后

新中国成立初始时期。如今时代变了,想再现昔日的辉煌,由于有了种种条件的限制,似乎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由于年纪大了,抚今追昔,触景生情,不能不有一点感伤,但我坚信不管是还在学校学习的同学和在岗的教职员工,也不管是离开学校的校友和退休的教职员工,我们都是中文系——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优良传统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的话,我坚信,也因此我不作“今不如昔”的感慨,而寄希望于明天。

2008年9月28日写于京郊畅春园。这几天据天气预报说,是北京多年未见的好天气,空气质量多是优,有一天污染指数仅为17。

2009年6月3日,我突发脑中风,住进医院治疗,这本小书的编辑工作也就停下了。但我没有停止思考和资料的整理,近些日子,我对全书的结构作了调整,补充了一些文章,再过几天,我想可以交卷了。

2010年3月22日上午8时40分,再记于畅春园寓所。其时,扬沙天气,看窗外,空间似为黄雾笼罩。

一史封皮三易色

标题用廖仲安先生《北大朗润园怀旧绝句八首》之七的成句：“壮岁已知世事艰，知新温故两兼难。一史封皮三易色，此中甘苦费君探。”诗后有仲安先生的自注：“费振刚君为文学史五主编之青年主编，盖所谓‘老中青三结合’之青年代表也。又曾任红皮、黄皮两色《中国文学史》之主编。”诗载仲安先生大著《反刍集续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在此容我申说几句：“文革”前，我先后参加了两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先是1958年我读书所在的年级——北

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 1955 级集体编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因封面为红色，称“红皮文学史”；次年修改再出版，封面改为黄色，即称“黄皮文学史”。我与几位同学参与了编写的组织工作，即为编辑委员会成员，不是主编。1963—1964 年，游国思先生作为第一主编编著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封面为蓝色，我是作为游先生的助教参加编写工作的，这是我参加编著的第二部《中国文学史》。（详情可参看本书《当噩梦醒来时》一文）这是两部《中国文学史》，但因为 I 先后参加了两部书的编著，于是“文革”中有的大批判文章把两部书封面颜色的变化，当成 I 受所谓资产阶级毒害、越陷越深的形象说明。仲安先生“一史封皮三易色”，即取此义。当时，同 I 一起进入编写组的还有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抽调来的十多名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廖仲安先生也在其中，是我们这群年轻人中的长者，无论为人，还是为学，都受到我们的尊重。他抗日战争时期，去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是萧涤非教授的入室弟子；抗战胜利，他到北京，再进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后来我们北大中文系年轻教师尊称之为“大师兄”的陈贻焮教授同学，是我的名实相副的大学长，给我多方面的教益和指引，是我不能忘记的，他的《反刍集》、《反刍集续编》，体现了他的人品、学品，我相信读过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它们没有当前时尚的那种豪华和厚重。

在战斗中学习和成长

在文学史研究中树立红旗

7月底,我校党委发出了大搞科学研究,苦战四十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我们年级同学纷纷放弃了暑假回家的计划,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在科学研究大跃进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在酝酿讨论中,三班同学提出要通力合作写出一部内容全新、体制全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倡议。在同学们思想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苦战,经过留校五十多个同学集体写作、讨论和修改,一部七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初稿终于完成了。

这部《文学史》的完成,是从资产阶级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结果。前一个时期在教学改革,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运动中,我们对我系教授林庚先生进行了批判。通过这次批判,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大量的繁琐考证和材料的堆砌外,再就是从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出发,对于古典作家和作品进行歪曲的解释;我们也看到他们著作中的思想内容的贫乏和谬误。我们决心跟历代的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研究的错误观点彻底决裂,用集体的智慧,写出一部文学史来。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去正确评价祖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并阐述它们的发展过程;我们要恢复民间文学的正统地位,正确说明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和整个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我们要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对于宋元以来的文学作详细的研究,并决心补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文学史研究的空白地区。

这样的文学史是过去一切资产阶级专家所无法写成的。

我们这部《文学史》的编著也是响应党中央在一切学术领域中插红旗拔白旗的号召。资产阶级专家一直在文学史研究部门中竭力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并以他们的学术地位作为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争名夺利的资本,作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后一角阵地。1956年高等教育部委托一批专家教授写一部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的文学史教科书,给了他们极优厚的工作条件,但他们有些人并没有认真地进行工作,反而乘机大搞个人研究题目,当然更谈不到集体写作了,这部文学史直到今天还没有和读者见面。对于这些,我们还能容忍吗?

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在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但也感觉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是一次完成的,是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最初我们准备批判林庚先生时,有人认为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我们组织了一些人先干了起来,而且作出了成绩,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抛弃了原来的看法,参加了批判工作。当我们准备写文学史时,有人又怀疑了。他们说:“人家专家几年才写出来,而我们要在几十天写出,那怎么能成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了讨论。通过算细账,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有五十多人工作,每人工作四十天,这就相当于一个人七八年的工作量。不仅如此,我们还是一个集体,我们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我们有着党的直接领导,我们一定能写出来。这个怀疑解决了,但在工作中仍然发生问题:许多人看了材料就被材料所束缚,跳不出圈子;有的人虽然认为我们的观点正确,但在具体论述上可能赶不上资产阶级专家那样清晰有力。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解决具体思想问题,使大家逐渐明确了必须用正确观点去分析鉴别材料,同时也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不要作材料的奴隶;明确了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依靠集体来完成,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动性,又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观点作指导。为此,我们在

工作开初几天,集中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艺的言论,并结合对于编写文学史的体例以及文学史上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我们深深感到由于资产阶级专家的阶级偏见,他们是怎样歪曲了文学史上的现象。他们把“中年颇好道,万事不关心”的具有很明显反现实主义倾向的诗人王维推崇备至,而对于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那些“唯歌生民苦”的新乐府诗却抱着出奇的冷淡态度,认为这些是艺术性不高的作品。由于资产阶级学者这种思想观点对同学也有着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讨论中批判了同学中存在的对于作家作品的超阶级纯艺术观点。这种争论是两种不同思想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使我们的思想武装起来了,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评价作家和作品,去解释文学发展现象了。

集体协作,科研、思想双丰收

我们编成的《文学史》,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全体参加的同学,在一个多月来,像一部机器一样紧张而又有节奏的工作着。每个人就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在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一个人工作完成后马上去帮助别人,一个小组工作完成后马上去帮助另外的小组。当然,在工作中也还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斗争,个别同学不安心集体工作,企图搞个人的“副业”,有的则希望担任重要部分的写作,而不愿担任次要部分的写作和做辅助工作。对于这些,我们进行了批判和帮助,更主要的是通过集体工作,使他们看到集体力量的巨大,和个人在集体面前的渺小,使他们渐渐融入了集体之中。集体协作,群众办科学,是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做到多快好省的唯一途径,这是党指示给我们的。

在这一个月里我们每个同学都深切地感受到党的关怀,并且从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党鼓励我们这群年青人大胆地去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党支持我们写文学史的倡议。党总支书记不止一次到我们年级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总支委员会还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这一问题。这一切都使同学受到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党所指示的集体协作的思

想,保证了我们在科学研究道路上飞速前进。我们决心在党的教导下,继续深入思想革命,不断在战斗中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又红又专的文学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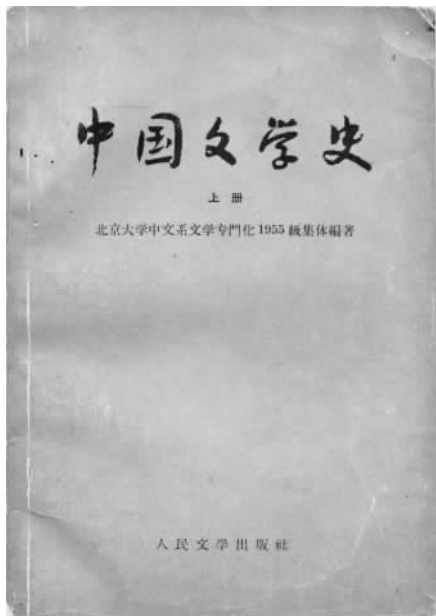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8日,当时以中共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支部书记的名义发表)

我们是怎么编写《中国文学史》的

今年暑假,我们北京大学党委发出了“大搞科学研究,苦战四十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中文系55级五十几个留校同学响应这个号召,仅仅用三十五天的时间,写出了长达七十七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庆前和读者见了面。在这里,我谈一谈自己参加这个编写工作的一些体会。

这部文学史是在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斗争中产生的。通过“双反”运动和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我们同学不仅看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也看到资产阶级专家是怎样歪曲中国古典文学,不顾历史的真实,凭自己的好恶来褒贬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如王维的诗,特别是他后期的诗,具有非常鲜明的反现实主义倾向,资产阶级专家却大加吹捧,认为“是代表整个盛唐诗歌的特点”。我们用不着对产生王维诗歌的社会历史环境作多少分析,只要看一下同时代的李白、杜甫诗歌所达到的现实主义的高度,就可以知道那种说法是多么荒谬了。我们发现许多资产阶级专家对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几乎都有过分颂扬的地方,而对于民间文学几乎都抱着冷淡的态度。唐代变文对于后来的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可是在大学文学史教学中只在传奇后面附论一下就完了,把民间文学排斥在文学的正宗之外。

资产阶级专家按照自己的阶级情感和学术观点分析古典文学,他们毫无批判地盲目颂扬古典作家,给同学们的思想带来了不健康的影响。一些同学听完了陶渊明,就向往隐士生活,想要远离沸腾的生活和阶级斗争;听完了李白,就感到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才子,碰到组织和同学的批评,不但不肯认真检查自己,反而感到自己受到压抑,发出了“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感叹。一些先生在课堂上绘影绘声地介绍



《中国文学史》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

大量感伤的甚至颓废的诗词,也影响了同学们的生活情调,于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举杯消愁愁更愁”就成了一些同学生活的基调。当然,同学们接受这些不良影响,也有他们自己主观的原因,可是资产阶级专家在著作中以及课堂讲授中散布了有害的东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发现了这些,一方面为自己受到毒害而痛心,另一方面也就激起了我们的责任感。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不能容忍资产阶级专家继续对中国古典文学作歪曲的理解,不能容忍他们继续以错误的观点毒害同学。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而文学史的编写就是在学术思想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

通过“双反”运动的揭发,我们还看到许多资产阶级专家把自己的学术地位看作追求名利、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认为文学史的研究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1956年高教部委托一批专家脱离教学去编写一部文学史教科书。国家给了他们良好的工作条件,可是他们并没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有的还去搞个人的科学研究题目,把一部分大纲

和初稿的编写工作交给助手去做。两年过去了,我们还没看到这部书的影子。了解到这一些,我们更加强了责任心。我们一定要拔掉白旗,把马克思主义的红旗牢牢地插在文学史研究的领域。这是参加文学史编写的同学的决心。

党一再指示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个指示的重要性。什么是迷信?范文澜同志说:“凡是信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或者对于某种东西的信仰并不符合它的实际情况,都是迷信。”^①的确是这样,我们过去对于资产阶级的学术成就并没认真研究,却盲目崇拜。因此,长期在学习上没取得更快的进步。双反运动以后,我们年级组织了对我系教授林庚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我们写出了二十几篇论文,出了两本油印集子。通过这次批判,同学们看到资产阶级科学的虚伪,认识到资产阶级学术成就有许多糟粕,值得认真严肃地批判。这样就大大地解放了同学们的思想,因而有信心提出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任务。

当然,这个任务提出后,也不是所有的同学全想通了。有的认为我们能力不行,有的认为时间太少。于是我们组织了辩论。在辩论中算了一下账,我们有五十几个人,每个人工作四十天,就相当于一个人六年的工作,时间是足够的。同时,我们还是一个集体,我们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南,这是过去资产阶级专家所无法得到的优越条件。这样,同学们认识了我们完全有把握写出一部文学史来。

工作开始后,同学的迷信还是没破除。经过务虚讨论,思想问题慢慢解决了。我们也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鼓舞大家。经过集体讨论研究,许多问题迎刃而解。一些过去为资产阶级专家所搞不清楚的问题,我们也讨论得比较清楚了。这样也就加强了同学集体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信心。正如范文澜同志所说:“当人们着了迷的时候,把这种东西看作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的权威,但西洋镜一经戳穿,权威便成笑柄。”同学们对于一些资产阶级专家,对于搞科学研究工作,的确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我们同学过去有迷信,好比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走路,老是走不快,迷信一破除,丢掉

^① 《破除迷信》,《红旗》第2期。